

第一

養女自婦慘史



序

老友寒光富於情。今世之有心人。也。積學能文。凡所著述。類多有功世道人心之作。時託爲小說家言。於社會風化亦必多所針砭。近以其新著養媳婦慘史一書見示。并索序焉。披閱一過。爲之歎歎者累日。以我女權未張之中國。生爲女子。身已屬不幸。至生爲女子而墮地喪母。尤屬不幸中之不幸。若以生而無母之不幸女子。復不得生父之憐惜。爲後母所不容。致爲人家養媳婦。受翁姑之虐待。妯娌小姑之嫉視。而未婚夫死。而再嫁。而不得於後夫。而大歸。而被鬻於後母。墮入風塵。終且再爲馮婦。以方外人終其身。則其不幸爲何如哉。寒光以生花之筆。敘述其人其事。爲之曲曲傳出。形容盡致。柔綿悱惻。哀感動人。若其字裏行間。莫不積有淚珠在者。然能母令人酸鼻。所望世之負有改良社會之責者。提倡女權。崇尚人道。如書中人所謂母使此萬惡之養媳婦之名詞再

留於人世。以厄彼可憐之弱女子。則寒光斯作爲不虛矣。是爲序。
辛酉仲春朔日江都廖衡江序於海上廬廬

改良社會之一小說
養媳婦慘史目錄

緣起……………一

第一章 養媳婦之墮地失恃……………七

第二章 養媳婦之爲父見疾……………九

第三章 養媳婦不容於後母……………一一

第四章 養媳婦始過於夫家……………一三

第五章 養媳婦任翁姑施虐……………一七

第六章 養媳婦受姑嫂賤視……………一九

第七章 養媳婦因讒受夫疾……………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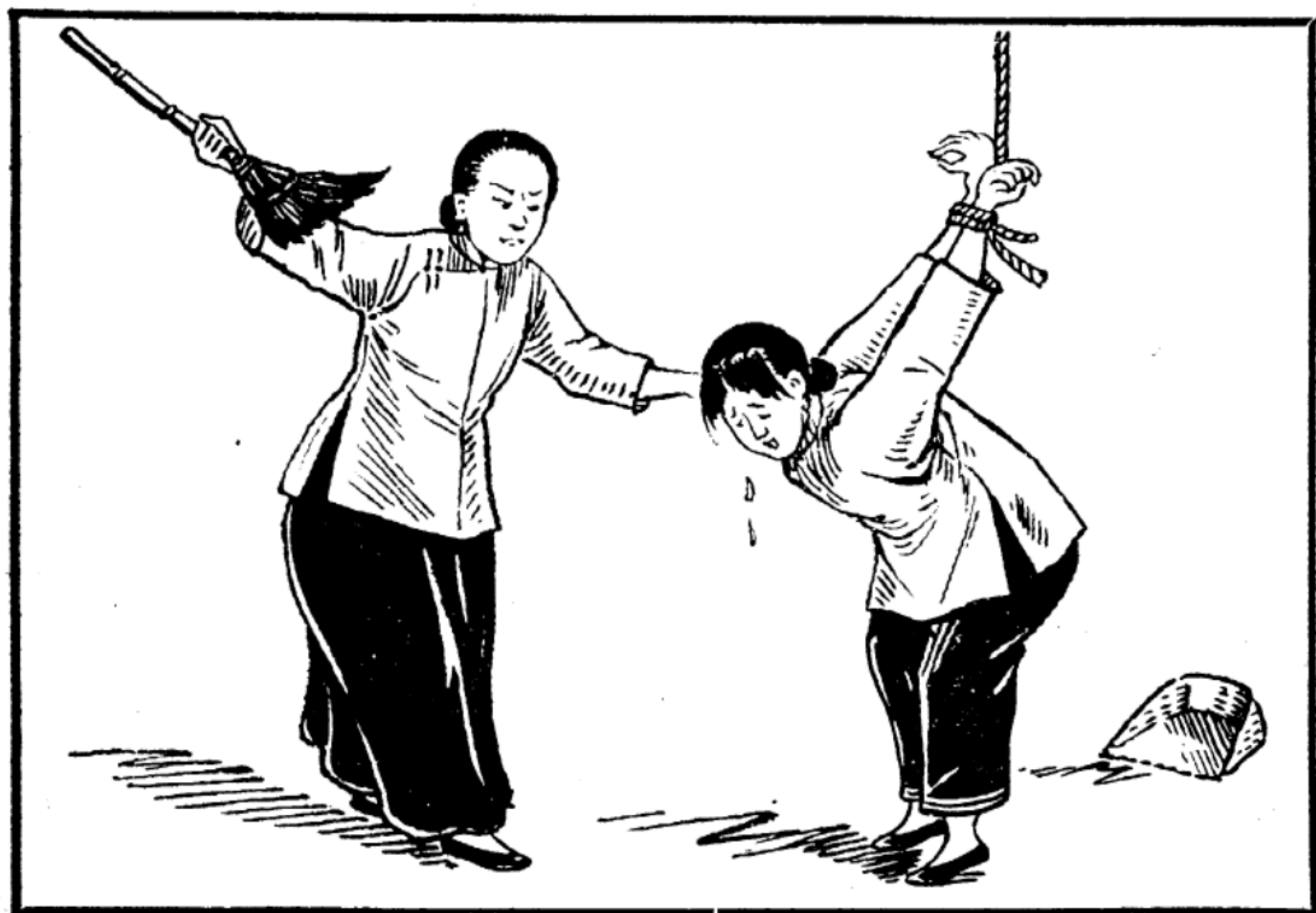
第八章 養媳婦奔喪痛父亡……………二四

第九章 養媳婦之委曲求全……………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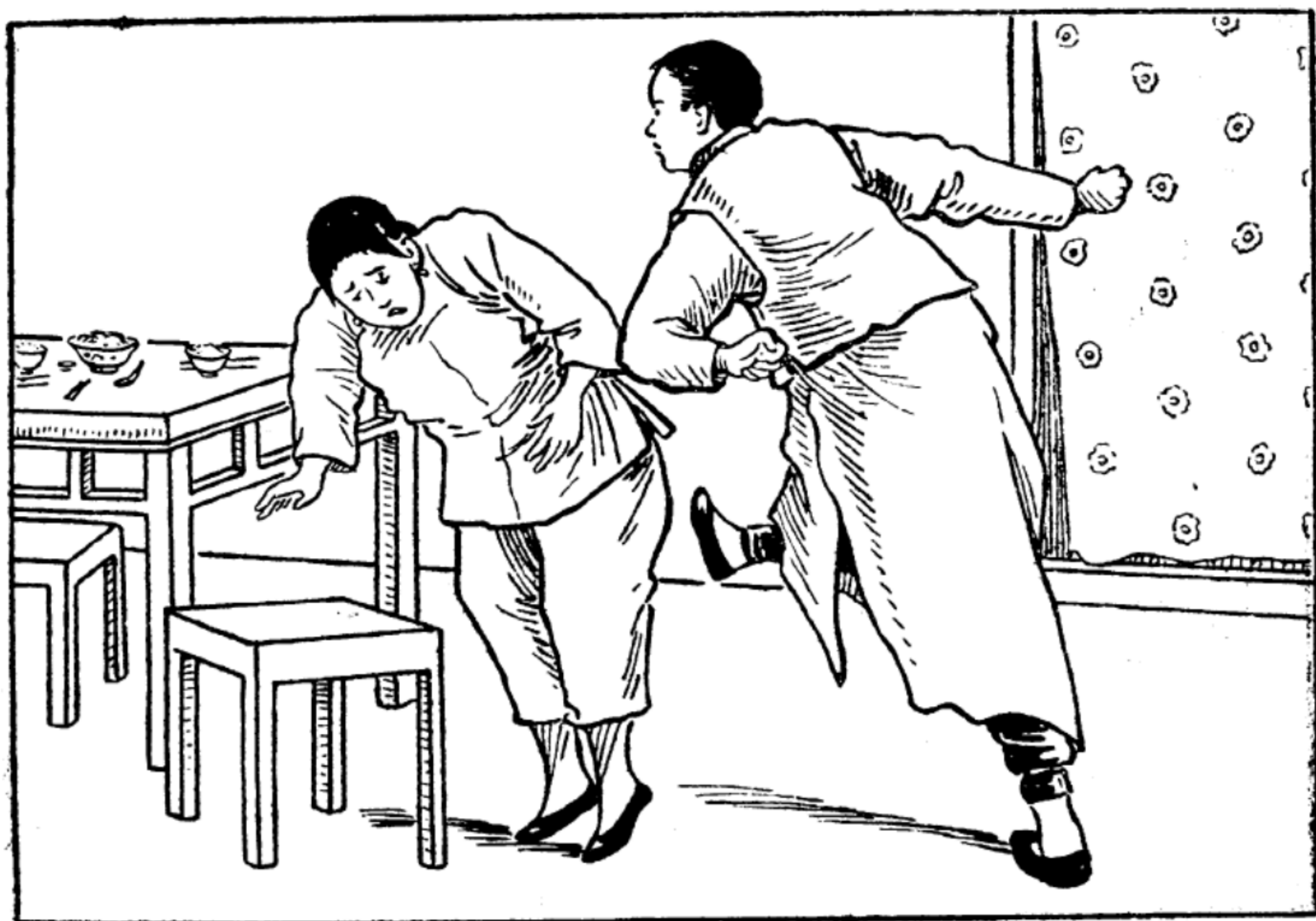
第十章	養媳婦之割股療病	三〇
第十一章	養媳婦痛未婚夫死	三四
第十二章	養媳婦深暗自抱痛	三七
第十三章	養媳婦之含痛再嫁	四〇
第十四章	養媳婦之忍辱大歸	四四
第十五章	養媳婦因中計墮溷	四六
第十六章	養媳婦得力拔從良	五〇
第十七章	養媳婦爲大婦偵知	五三
第十八章	養媳婦終皈依佛門	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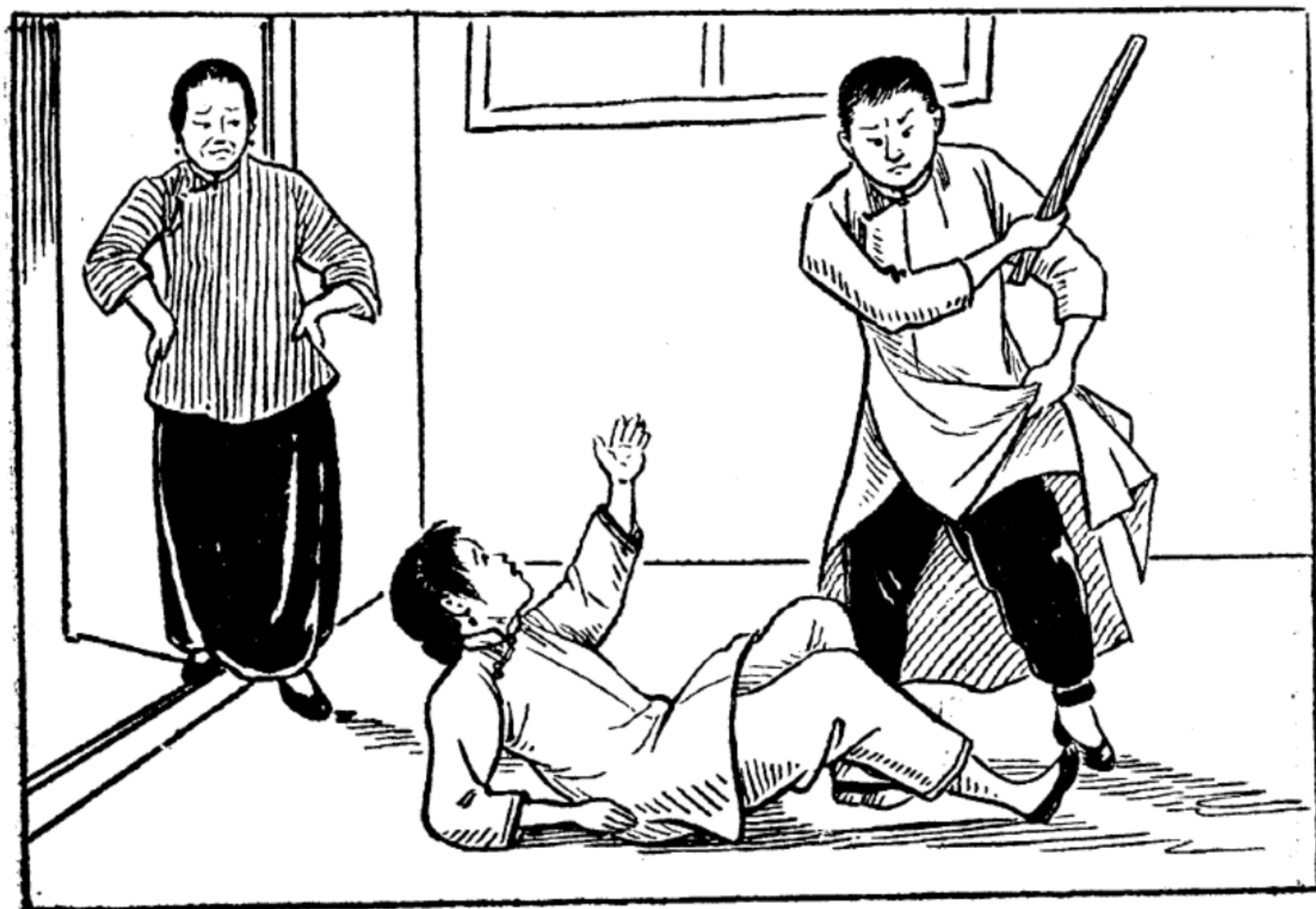
一 打 毒 姑 惡



二 打 毒 姑 惡



一 打 毒 夫 婚 未



二 打 毒 夫 婚 未

改良社會
小說之一
養媳婦慘史

韻芳女史述
寒光撰

緣起

辛酉之歲。新年既過。又值元宵。爆竹聲喧。催人興起。蓋我國習俗。以一歲之首。爲新年。百工休業。以從事於酒食遊戲。迨夫節過元宵。乃復各事其事。各營其業。是以元宵之爆竹聲。不啻示我人以酒食遊戲之時間已過。理宜奮發精神。各務其生業也。寒光橐筆海上。作文丐生涯。揮毫終歲。亦復碌碌勞人。連日亦以新年得休養。稍稍享酒食遊玩之樂。時光容易。瞬已元宵。聞爆竹之聲。而警醒。知阿儂筆耕之時期又至矣。行復絞我腦汁。持我秃筆。胡謔成篇。以易微資。作度日之需也。於是搔首尋思。擬作腹稿。以爲著述之備。而搜索枯腸。苦乏資料。盤旋一室。至於久久。雖俯我首而深長思。亦無所得。竊思儂之腦力。休養至兩週之久。何反滯鈍異常。而智竅悉閉也。豈窮思力索。年復一年。腦汁都已絞

盡至無餘滴耶。若然則我之文丐生涯已不可恃。其將降而爲沿門托鉢之丐歟。憂鬱團結至難自解。正此無可自聊之際。而女友韻芳女史忽翩然蒞止。著者於此更宜以女史介紹於閱者。蓋此篇之事實悉得自女史之口授。而著者筆記之。著者雖不敏。雅不欲盜竊他人之長。以掩己之短也。韻芳女史以江夏望族。卜居於虞山之陽。聰明天賦。性又端莊。曩者寒光執教鞭於某女校。覲然爲人師。女史適亦肄業於校中。忝爲師生。因以得識其詳。女史品學冠儕輩。昔年卒業。成績斐然。旋爲此間某女校聘去。以相距綦近。課餘之暇。時就著者有所研詢。識見初不讓人。著者愧以師長自居。因以女友視之。去年底女史以校中寒假。旋里度歲。日者以開課有日。復來海上。行裝甫卸。卽來余廬。詢著者起居殷殷致意。寒暄既畢。女史復以著者近況爲問。并詢新年中亦有所著述否。著者因以新年既過。頗思理我舊業。而腦力驟弱。窮思力索。苦無資料告之。并述適間之意想。既詳且盡。既已女史筦爾而笑曰。以我師之才智。必不致有時

而腹儉。想以取材過嚴。致感不易耳。特弟子此來。實攜有大好之小說資料。其人其事有足傳者。本擬請我師抽數日閑筆而出之。以供世之閱者。今者我師既無他種腹稿。則請先從事於此。特其事酸楚動人。聞之令人無歡。我師草此篇。必且灑却無數淚珠也。著者應之曰。唯唯。是亦大佳。余本傷心人。只合爲傷心人寫照。藉我秃筆。勉爲傳出。俾普天下傷心人閱之。同聲一哭。女史稱善。遂續其辭曰。距儂家之西北。不數里而遙。地至幽僻。有尼菴焉。厥名慈雲。中供觀音大士像。屋凡三楹。孤處田野間。年代既久。式亦陳舊。特甚。而前臨溪水。堤柳成行。溪水亦純澈無比。其後則護以翠竹。疏密有致。兩旁爲菜圃。風景不惡。菴中陳式除黃卷青燈而外。椅桌之屬。雖因陋就簡。而佈置亦復井井。兼雅潔古樸而有之。固佛門清靜地。居此者爲一女尼。已歷有年所。今老矣。其頂上之短髮作雪色。已無復有些微之黑痕。然猶清健甚。法名了緣。慈母佞佛。年必數十。往儂幼時。每隨往焉。了緣性和藹異人。見儂母挈儂往。必合十爲禮。瑣瑣詢起。

居其言亦和緩無比。惟終未見其笑容。是以頗足令人生敬愛之心。儂每喜與之作長談。雖至於久久。亦無倦意。蓋其所言。娓娓動聽。至足耐人尋味也。此次寒假歸去。戚串往外。栗六多日。俗務擾人。煩厭莫名。除夕前一日。午膳既罷。儂閑往菴中去。擬謁了緣。一參妙諦。以滌我胸中數日來之塵俗也。既至。了緣迎儂於門外。老態猶昔。意如甚喜。阿儂之至者。更合十爲禮。曰：姑姑歸。以何日許久不見。美麗多多矣。并詢儂母起居。頗見周到。儂笑告之。且謝關注之厚意。迨夫登堂。乃知獨居既久之了緣。已添一年華。如錦之伴侶。亦已曾經剃度者。其人之年事。彷彿較阿儂而弱。貌美甚。體態尤佳。絕蓮額如玉。眉亦修而有致。特徵嫌消瘦。眉心顰蹙。如含有無窮之憂怨者然。動止亦復端莊閑靜。頗具大家風範。了緣爲介。見阿儂。渠亦合十爲禮。微睇阿儂。俯首無語。儂大惑。中心爲生無限感想。以爲若而人者。姿同桃李。冷若冰霜。當從憂患中過來。必有無限悲痛藏之心竅。而爲世間之傷心人也。儂默覘其狀。知亦有默察阿儂言動之意。

也。了緣語以阿儂之身世性情及品學。至爲詳盡。渠始意解稍稍作寒暄語。儂殊以善意報之。乘間叩以里居姓氏。以及一生之所歷緣何至此。作絕世出塵之想。渠聞儂語。雙眉益蹙。珠淚瑩然。勢且奪眶而出。哽咽而言曰。嗟呼姑姑。阿儂身世。豈堪爲姑姑道者。往事淒涼。奚堪回首。偶一念及。爲之腸斷。總之阿儂生來薄命。受盡千般苦惱。歷盡人世至難堪至可痛之境。周轉至此。今且爲方外人矣。求庇於佛法之下。菩薩慈悲。總使衆生普渡。儂藉餘生以懺悔。亦徒冀夫來世已耳。至儂之里居姓氏。雅不欲舉以告人。儂誠不欲以儂薄命之名留之世上也。姑姑必欲名我者。可以養媳婦名之。蓋儂實人家之養媳婦也。姑姑當知養媳婦非好名詞。養媳婦之歲月。至爲難度。養媳婦之受人待遇。至爲難堪。比比然也。而儂其尤者。凡所遭際。更視普通之養媳婦而烈。是則儂所受之痛苦。堪爲普天下養媳婦之代表。儂實不願人世間復有此萬惡之養媳婦之名詞。復有此萬惡之養媳婦之謬舉。以苦我輩生爲女子身者。儂恨不能化身

億萬。以此大願力廣佈於世間。然而姑姑識字。姑姑能文。儂雖不欲留此薄命之名於人世。而於儂養媳婦所歷之慘史。頗欲藉姑姑一枝妙筆。傳之於世。以備社會之借鑑也。姑姑其於意云何。特阿儂之歷史。至爲冗長。宣之於口。非片刻之所能盡。且至爲慘痛。姑姑或無暇以及此。或不欲聞此傷心之事。以致自傷其心。儂急應之曰。否否。儂至欲聞之。且深願如我姊之意。筆之於書。以供世之研究社會情形者之參考也。卽事極冗長。非一朝之談話所能盡。亦當藉新年之餘暇。來就我姊。畢聆究竟。以遂初願也。旁觀之。了緣曰。善哉。善哉。且喃喃宣佛號。弗已。以故儂於此次新年中。時往菴內。將此養媳婦之歷史。考察得至詳且盡。而知此養媳婦者。實一柔淑無比之好女子。其所遭遇。極人世之慘。誠世間唯一之可憐蟲也。今當預貯我一掬傷心之淚。以此養媳婦之慘史。憑阿儂三寸舌。以供之我師。俾編次成書。而使流傳於世。以爲留心世道者之考閱也。寒光旣畢。聆女史所述之養媳婦歷史。復受女史之託。因卽以之爲我筆耕

之資料也。篇中所記雖得之於韻芳女史之轉述，而悉依養媳婦之口吻，所以遵韻芳女史之囑，亦取其易於醒閱者之日也。

第一章 養媳婦之墮地失恃

養媳婦之言曰：儂商人女也。儂父業商，設肆於居室之外，藉買賣以卜什一之利，營業不惡，生計裕如焉。娶儂母，系出世家，惟已中落，且外祖早世，鮮伯叔兄弟，至爲衰敗。及歸儂父，奉外祖母來養，伉儷間頗稱相得。蓋儂母性極柔私，適能如儂父意也。越三年，雖苦不卽育，而和好如初。闔內外無間言。外祖母以無後故，以半子視儂母，抱孫心切，盼望彌殷，爲禱於觀音大士前，求得懷馨之兆。逾月而儂母果孕，闔家喜甚。懷胎十月，臨禱期屆，儂遂以誕生焉。知阿儂命薄，生不逢辰，慘痛之事隨有生以俱來。阿儂墮地之時，卽儂母臨命之日。賀者未至，而弔者已盈門。蓋儂母體弱，更逢難產，產後卽以體力不勝而死。嗟乎儂母而弗生儂者，或不至遽死。儂母之死，實阿儂有以致之也。儂誠不祥物哉！且儂

母本不育。不育亦常事。外祖母誠多事。何禱爲。儂一墮地。卽爲失乳之兒。一生之命運已基於此。使儂而於墮地之時。卽隨儂母以死者。則蠢然一塊肉。無知無識。不過絕其氣息已耳。在阿儂則殊多福。無復有以後之種種痛苦矣。顧乃不然。上帝偏與儂以生機。使混混噩噩。覩生人世。以長以養。俾墮入苦海。種種魔難。萃集於儂之一身。受盡精神上肉體上之痛苦。而後已。佛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意者阿儂前世必爲一強暴很毒無惡不作之巨憨。法不容恕。所以不容阿儂一墮地而卽隨儂母以死也。苟其不然。則民莫不穀。我獨胡害人之初生。無有不得其慈母之乳哺。慈母之保抱者。而儂獨不然。生而無母。卽不獲享慈母乳哺與保抱之福。不得慈母一日之戀愛。儂方蠕蠕以動。呱呱以哭。而儂之慈母未獲一見其所生一塊肉。已絕其生機。捐棄一切。陳尸堂上矣。天下難堪之境。其有甚於此者耶。然儂以墮地之嬰兒。何知痛苦。徒令旁觀者酸鼻耳。及今思之。亦復彌覺心傷。此特慘痛之始耳。儂生之魔難。隨阿儂之年歲。

以俱增固方興未艾也。嗟乎天。

第二章 養媳婦之爲父見疾

儂既生而爲失乳之兒。然依我家之財力而論。猶足以雇一乳媪以撫養阿儂。外祖母以知命之年。既抱未亡人之痛。膝下僅一儂母。復溘然而逝。不及奉養以終其天年。雖痛悼逾恒。然以愛女一塊肉。復深以阿儂爲念。迨儂母喪葬。既畢。力勸儂父爲儂雇乳母。冀其撫養以長。而儂父謂儂母之死。實以儂命劣之故。戾氣所鍾。故生卽制其母之死命。不祥之物。心實惡之。苟不速死者。則我生之不幸事。且接踵以至。猶欲雇乳媪以乳哺之。長成後。使禍我家耶。外祖母力爭。謂儂以初生之嬰孩。何分善惡。儂母之死。初無涉於儂命。儂母一生。只此一塊肉。亦當念香火情。以愛儂母之心。推愛及儂。苟其不然。忍令愛女失乳以死。將何以慰死者於地下。於心亦復何忍。且余以風燭殘年。既無子媳之靠。今并此碩果僅存。恃以終養之愛女而不壽。先余以死。中心之痛楚。豈復可以言傳。

其所以苟延殘喘者。以我愛女猶留此呱呱者在也。婿素善事余。當以余故。思所以保全此一塊肉。弗令失乳以死也。其心苦其情慘。其言亦滋痛也。而儂父聞之初。無動於心。終不以爲可。而外祖母終不忍令儂失乳以死。則購羊乳。或牛乳以哺儂。儂竟得不死。嗟乎。普天下爲人之子女者。其在幼時。無論貧富。莫不得其父若母之憐愛。三年乳哺。保抱提攜。而儂則生旣無母。并有生而卽失阿父之歡心。見之者必且怒目嫉視。無復有調弄提抱時也。兒時樂趣。卽消磨殆盡。命薄如此。並世無儔。使儂於斯時。果以失乳死。則以後日積月累所受之痛苦。決不能復集於儂之一身。以不識不知之嬰孩。淹然物化。反覺干淨。生不如死。外祖母誠多事也。使儂斯時而有知者。當不復受外祖母之乳哺。以自絕其生機。早離苦海矣。然而儂又何知哉。其中若有天意存焉。如儂之冤孽深重。決難輕易放過。譬之債主之於負債人。必使抵償淨盡。不稍寬假也。是以儂之兒時旣不得稍享天倫之樂。絕無天趣之可言。故其歷史亦復可以慘痛二字

括之。

第二章 養媳婦不容於後母

儂母既以產儂而死。儂父抱鼓盆之痛。爲家政計。爲嗣續計。勢不可以久虛中饋。越年餘而續娶。在理儂以無母而有母。可以享兒時應有之樂趣矣。焉知事有大謬不然者。有母之苦。更視無母爲烈。蓋儂父自繼娶而後。鏡中之鴉鬢。重圓闔內之吼聲。已起。雌威時發。蛾眉不肯讓人。英雄氣短。牝雞居然報曉。初儂父於儂。雖不加愛護。然徒以不聞不見置之。一任外祖母之撫育保養。未嘗加以非議。或有所干涉也。其善事我外祖母之心。亦未稍減。甘旨之奉。猶如儂母未死時也。所不悅於心者。惟阿儂一人耳。外祖母愛儂備至。苟得餅餌之屬。必先分惠及儂。初無阻止之者。自後母入門而後。性非柔淑。行同雌虎。稍不遂意。輒施謾罵。而儂父方曲意以媚之。意乃益肆。家庭間無寧靜時矣。其於阿儂。尤爲仇視。幾同眼釘。非拔除之不可。以外祖母之愛護儂也。亦復加恨。見其懷抱。

儂并喂儂以餅餌者輒加以白眼似不能相容。苟逢彼怒時且奪其餅餌而棄之地。雖阿父見之亦不加勸止也。迨儂已呀呀學語承外祖母之教而呼之以母。彼且瞋目厲聲叱之曰。誰爲汝母哉。汝母死多時矣。豈欲呪儂速死耶。聲巨如雷。足令阿儂驚悸而哭。儂而哭者彼且作申申詈矣。夫以儂無知之幼童而後母處之如囚徒。可爲慨歎。外祖母睹此情狀常抱儂而泣。儂亦隨之而號。凡此苦況時儂年猶幼未能記憶。迨夫儂長外祖母時舉以語儂者及今猶能憶之。儂雖以孩提之年備嘗酸苦而終以得外祖母之撫養漸次以長。知識亦漸萌。嗟乎使儂而絕無知識者雖有痛苦亦不自覺自有知識而儂乃難堪矣。後母歸儂家不二年而產一舉得雄。儂父喜甚。後母懷抱之乳哺之摩其額而吻其頰。憐惜之惟恐不充其極。儂時已能步見弟之嬌小可愛也。輒喜近而與之調笑。而後母終弗儂許。弗令近之也。謂儂之聲乃作怪響足以驚我弟也。儂之噓氣如牛喘。吾弟粉嫩之頰不禁儂之吹噓也。儂時或乘後母怡然色喜之時。

近而就我弟。以指尖微觸其頰。或輕執其手。從而調弄之。後母且立現其怒容。必也舉其巨靈之掌。猛搥儂頰。使儂之頰上。作青紫色而墳起。揮而之他。而後已。儂有時立足未穩。經此一擊。顛仆隨之。痛極而號者。則後母更以儂之哭聲。足令我弟驚悸。撻儂至於無算。儂乃吞聲飲泣。不敢復號。儂受後母撻時。外祖母每來翼護。然以年老力衰。故殊不足以庇儂也。儂父之於儂。雖不至加儂以鞭撻。然終以不聞不見置之。視後母之鞭撻儂。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初無所動於其中也。儂時發痴想。以爲弟何幸。而得父若母之憐愛。儂何不幸。而受父若母之仇視。同其子女。同其父母。何待遇之不平。等。至於此極也耶。使儂亦得如弟之受父母憐愛者。或與弟易地而處者。則儂之歡樂爲何如乎。然儂實愛弟。不忍弟之受鞭撻如儂也。

第四章 養媳婦始過於夫家

時光容易。年復一年。儂且十齡。儂弟亦漸次以長。儂父儂母之待儂。初無異於

曩日外祖母雖猶在人世。以年老多病。精力更大不如前。其盈顛之白髮。且日就禿落。至愛儂之情。不因此而稍減。後母時以疾顏厲色臨儂。更迫儂執賤役。終日操作。無有已時。卽非儂力之所能勝者。亦必強使之行。稍不如其意。鞭撻隨之。不稍寬貸。是以儂體幾終年無完膚。苟有果餌之屬。悉歸儂弟獨享。儂非特不能分惠些些。卽一日三餐。亦復食不得飽。且多以殘羹污飯投之。安得而下咽乎。儂於後母。畏之如虎。不敢稍有違言。苟有使命奉行。惟恐不力。而動輒得咎。終難恰如其意也。後母更時令儂侍弟遊。弟苟一不慎有所傾跌。則必詈儂爲刁惡。有意致之。而鞭撻又隨之矣。儂雖摯愛儂弟。而弟則初弗愛儂。若秉阿母遺傳之性。凌虐阿儂。無所不用其極。且善誑。時以無爲有。造作蜚語。以短儂於後母之前。俾儂受後母之責撻。以爲其笑樂之資。或效後母之所爲。舉其小手。猛力以批儂頰。用力過猛。弟手受反震而痛者。又且誑言以告後母。謂儂擊其掌。後母乃盛怒。而儂復挨打矣。儂於此。亦不敢辯。卽辯亦奚益。適足以增

後母之怒耳。中心之痛苦。與皮肉上之痛苦。均不可以言狀。外祖母每見儂被撻而泣。輒引儂至無人之處。舉其震顛之手爲儂拭淚。并撫摩創處。頻加慰藉。作慘痛之言曰。使若母而在者。何至於此。言時亦復淚承於睫。滴落如斷珠也。儂得外祖母之撫慰。舉凡種種痛苦。如可立忘。是以儂輒喜就之也。儂以生成薄命。失歡於阿父。不容於後母。見欺於弱弟。環我身者。雖至親骨肉。幾無一非儂命宮中之魔蝎。必欲盡其心竭其力。以遏抑之。摧殘之。而後快。惟外祖母一人爲儂苦海之福星。黑夜之曙光。時爲阿儂之救主。阿儂之保障。而年既老邁。精力復衰。此僅僅之福星與曙光。亦如風中之燭。豈可以持久。其爲儂之救主與保障也。亦暫矣。果也。儂十二歲之冬。而外祖母之老病驟劇。殘燈無再延之膏。枯核絕重萌之孽。藥石罔效。終且不起。舉世之大。遂無復有憐儂愛儂之一人。儂之苦境。乃更進一層。而魔孽亦更深一重矣。蓋後母既以眼中釘視儂。終非一朝拔去不爲快。已屢言於儂父。將以儂爲人家童養媳也。儂父初亦未置。

可否事聞於外祖母。於儂父之前力梗其議。并以死爭。儂父雖不愛儂。而於外祖母則猶能善體其意。因得未發。及外祖母既死。更無從有非議之人。其事遂在必行。曾未數月。已定議矣。人家之門第如何。其人之品貌如何。儂父亦初未加以顧問。統由後母一人主持。草率從事。屆期儂父給儂以新衣一襲。銀餅兩枚。并擬爲儂雇一筍輿。爲後母所阻。易以獨輪之車。臨行儂父訓儂曰。往之汝家。必謹必戒。必勤必儉。善事翁姑。毋稍違逆。苟其不然。則更有種種苦惱。隨之以俱至。不可不慎也。言時聲至悽婉。含淚欲滴。嗟乎。父女之間。自具天性。儂父之於儂。初無天性之可言。而於此臨別之時。忽有此教訓。有此淚容。正天性發現之時也。儂以久處後母虐政之下。痛苦至難名狀。於家庭初無戀惜之意。以爲處境之惡。當無更甚於此者。一旦舍而之他。猶囚徒之出囹圄。脫離苦海。另謀新生活。希望正復無窮。中心反無酸楚之可言。及聞儂父悽婉之言。心酸之狀。有此破天荒憐惜阿儂之至意。頓覺傷心。淚如泉湧。不禁盈盈下拜。既已復

拜後母如儀。後母亦居然挽儂起，送之庭前。儂更與弟別，弟向儂作憨笑，弗已。儂乃含淚出門，上獨輪車而去。遂以過門。

第五章 養媳婦任翁姑施虐

儂過門之時，非抱有絕大之希望者耶？以爲儂之見虐於後母，旣如是其烈，已極。人生至痛苦之境，雖嘗聞諸人言，養媳婦非好生活，終且彼優於此，未必更甚於此也。卽有些微之薄待，亦必出之一時，決不延之久遠。翁姑之手段，想不致與阿儂之後母同其很辣。儂以困苦中過來人，當易忍受也。焉知種種希冀，悉屬妄想。揆之事實，適與之反。過門後之魔孽愈多，所受之痛苦愈烈。而歲月愈難度也。儂之未婚夫婿，家世業農，築廬於田野間，以力耕起家，生計亦不惡。翁姑年未五十，精力特健，體格雄偉，粗暴亦甚。儂一入門，卽望而有畏心。翁姑見儂嬌弱，相謂曰：是骨瘦如柴者，安能任操作？譬之瘠牛，曷勝耕耨？使之坐食則可，欲令事事難矣。能分利而不能生利，必爲我家之累也。翁更責其婦曰：余

早言之矣。我人業田。生子自宜耦田家女。誰教汝求之於城市中耶。彼城市中
 人。逸居晏起。貪惰性成。體復孱弱。惟知坐食。安可爲我子耦哉。姑曰不然。逸居
 晏起耶。貪惰坐食耶。若然則老娘自有手段在。雖在瘠牛。猶當鞭之撻之。必使
 力耕而後已。雖其體力不勝而死者。容何傷。言已吃吃作鶯鶯笑。其聲乃如梟
 鳴。至是乃知種種希望。悉歸泡影。而過門後之命運已定。不覺戰慄。幾至失聲。
 而號翁姑之於儂。一覩而既卽成仇視之心。視儂如瘠牛。能分利而不能生利。
 足爲渠家之累。遂不復以人類待儂。食不令與衆人共桌。喂以膾飯殘羹。獨食
 厨下。并不令得飽啖。寢不令與人共室。就屋隅棲雞之埒旁。席稻草敗絮。以爲
 阿儂臥榻。日出而作。夜午而息。不使稍得休息。有姑在。從旁督責。執鞭瞋目。頤
 指氣使。稍不如其意。或儂以力且不勝。而有難色者。鞭乃立下。以踐其雖在瘠
 牛。猶當鞭之撻之。使力耕而後已之一語。姑之力倍徙於後母。着膚上鞭痕墳
 起。痛澈骨髓。然不許儂聲。苟痛極而號者。鞭且續續下。弗已。終日操作。或且負

重以行遠。終年碌碌。幾無櫛沐澣滌之暇。蓬首垢面。塵穢滿身。跣足露脛。豈復有人狀。手胼足胝。瘦比黃花。入晚偃臥稻草間。四肢癱軟。筋骨酸痛。如被極刑。轉側不知所可。天甫黎明。姑已執鞭立身畔。苟不速起。鞭且復下。且不得食。卽儂而病者。亦必斥謂僞。而不給儂以食也。所謂雖其體力不勝而死者。容何傷。他人之子女。非其所生。本何足惜。儂以欲得食。故雖病亦必強起。儂之寢處。與雞爲鄰。而儂之命運。反不如雞。彼羽毛之屬。日出而出。率其羣徜徉於田間池畔。日入而宿。用覓好夢。亦復怡然自得。無呵斥之鞭撻之者。儂以人類。歲無寧日。時受翁姑之呵斥鞭撻。痛苦備嘗。更不得盡情一哭。惟有背人暗泣而已。處境至此。豈生人之所能堪。固體力不勝而死者。事亦大佳。而儂終不死。儂之痛苦無窮期也。嗟乎天。

第六章 養媳婦受姑嫂賤視

儂之翁姑生子三人。儂未婚夫婿其季也。伯仲均已娶婦。儂以嫂呼之。二人之

體格壯健。不亞於姑。其暴厲之狀亦如之。舍此之外。更有小姑。其年事視儂之未婚夫婿而弱。貌如和善而性實狡黠。翁姑愛之甚。掌上珠不啻也。儂受翁姑之虐待。既如是其烈。在理二嫂及小姑。以彼此同是女子身。當存狐死兔悲之念。憫其痛苦。從中解勸而援救之。以體上天好生之德。卽或不然。亦當憐其無告。稍加慰藉。而焉知其否否。不獨不加憐憫。益且害理忍心。助紂爲虐。以儂之不得於翁姑也。復從而作弄之。非笑之。甚或拾捕風捉影之談。竭含沙射人之技。肆其簧鼓。以無爲有。以假作眞。讒儂於翁姑之前。使增其鞭撻之苦。以爲彼談笑之資。儂姑之嫂之。而彼等初弗儂應。亦不屑與儂交一語。時以白眼加儂。有所使命。則實以養媳婦呼之。令儂執賤役。一如後母之於儂。稍不如意者。又且搬是弄非矣。養媳婦三字。如爲阿儂之專門名詞。養媳婦之爲人。如可不齒於人類。如罪大惡極。殺人放火之囚徒。人人得而斥辱之。唾罵之。鞭撻之。凌虐之。摧殘之。使處於萬劫不復之地位。若非然者。殊不足以蔽其辜也。然而冤矣。

阿儂何辜哉。嫂已生子。儂一得暇。輒命攜抱。歷時且必久久。不顧儂之臂骨折也。非特不感儂。苟兒而啼者。且誣儂奪其果餌。或心不甘服。擰其腿臂所至。而讒之於翁姑之前矣。果餅糖餌之屬。小姑所喜也。然當其父母哥嫂之前。輒以並不喜食爲辭。而背人則私自取啖。多多益善。不盡不饜。迨其敗露。則諉過於儂。指爲目見。言之鑿鑿。翁姑聞之。無不信者。二嫂復從而指實之。一頓毒打。儂乃無可逃矣。實則儂之皮肉。旣非鐵製。儂之翁姑。手段旣如是之很辣。儂豈再敢貪一時之口腹。受無窮之痛苦哉。儂雖有口。而不敢辯。卽辯亦翁姑不之信。適足增其惱怒。益其鞭撻之時間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莫須有。終成冤獄。儂復何說之辭。亦惟吞聲飲泣。默然承受而已。在理翁姑之戀愛小姑。旣無所不用其極。苟小姑而有所欲者。無不可以立致。區區果餌之微。何必假惺惺作態。僞爲不喜食此。而效鼠竊狗偷也。卽私自取食矣。一朝敗露。何妨自承。以小姑之權勢。得翁姑之歡心。亦莫敢誰何也。更無得而非議之者。顧乃不然。食其惠

而不居其名。諉過於顛連困苦。薄命可憐之儂。使增其皮肉上之痛苦。冤遭不白。是誠何心哉。

第七章 養媳婦因讒受夫疾

儂之未婚夫婿。其年事稍長於儂。然性微戇。且不脫孩童習氣。好飲酒。喜賭博。以故亦不得翁姑之歡心。儂之見虐於翁姑。輕視於小姑。妯娌。半亦以此。夫良人者。所仰望於終身者也。苟其不良。足爲終身之累。儂雖自墮地以來。所遭不幸。苦楚備嘗。無日不以眼淚洗面。翁姑之手段。既如其很辣。妯娌與小姑之居心。復如是其陰險刁惡。所希冀者。夫婿成人。毋令儂復有夫也。不良之慨。則結婚而後。可以脫離苦海。度安樂之時光矣。知其不甚歸於正也。擬有所勸告之。俾束身自好。而不致入於下流也。然婚禮未成。名位未正。儂與未婚夫婿。見面之時間。雖甚多。衆目昭彰之時。理宜有所趨避。時機正復難得。初阿儂過門之始。未婚夫婿之見儂受翁姑之虐待。及妯娌小姑之欺凌也。其眉宇間亦復

現其憤不能平之色。雖未敢於翁姑之前提其抗議。而常背人加儂以慰藉。時儂以過門未久。意似羞澀。未便置答。以爲夫婿多情。心感而已。積日既久。儂亦稍稍置其答辭。且有所忠告。措辭悉求婉轉。務使不致過逆其耳。用心亦至苦也。儂之未婚夫婿亦頗然其說。而妯娌小姑於其前常媒蘖阿儂之短。進其讒言。性既微戇。遂亦信而弗疑。以感儂者反而恨儂。並以儂之私語告之小姑。妯娌授人以笑柄。授人以口實。彼等復從而扇惑之。離間之。儂之未婚夫婿乃如飲狂藥。遠儂未恐不及。苟相睹面者。猶且目逆而過之矣。視賭博飲酒爲固常。且較前而烈。與阿儂忠告之語相背道而馳也。旁午始起。亦不復治家人生業。午膳旣罷。背翁姑囊錢而出。與牧豬奴爲伍。溷跡茶寮酒肆間。宵深始返。家人都已睡熟。叩戶作聲。碎然。儂必聞而驚醒。自稻草敗絮中匍匐起。躡足至門次。啟戶以逆之。渠則踰跟而入。酒氣醺人。不可嚮邇。時且作申申詈不已。儂雖欲進片言。而渠殊不顧而唾。蹙入其臥室中去矣。如是者日以爲常。翁姑雖嚴加

訓責而渠終不之聽也。嗟乎儂之未婚夫婿至此已不復示儂以憐愛不復曲諒阿儂之苦心爲非作歹。江河日下伊於何底儂雖欲披肝瀝膽婉轉陳詞以促其反詢而渠且仇視阿儂掩耳而過使阿儂莫由供其誠意猶之十八灘前逆舟而上有篙師無力徒喚奈何之慨坐視夫婿之墮落欲援救而無從往事淒涼已不堪回首目前痛苦復相逼而來後顧茫茫前途漆黑更無一線之光明可爲儂之希冀者滿腔心事無限辛酸精神上之痛苦較皮肉上之痛苦益復難堪非過來人莫之能知也。

第八章 養媳婦奔喪痛父亡

儂以生而無母受盡諸般苦惱而儂猶有父也。儂雖弗得阿父之歡心然父女天性所存儂終不能恣然置之也。且儂過門之時新衣一襲銀餅兩枚阿父之惠也自幼至長不至凍餓以死者凡所衣食亦莫非阿父血汗之資臨別訓言含淚而道依依不捨天性流露阿父之慈也是以儂過門而後雖於困苦中度

歲月。儂父亦未一來存問。而儂則時以儂父之聲音笑貌爲念也。悲痛之餘。輒引以自慰。而默祝儂父健康也。而儂命至薄。天心至酷。苟儂有些微之希望。一線之生機者。無在而不加以摧殘。終令阿儂心碎。蓋自儂過門而後。未及兩年。鎮中疫厲大行。儂父不幸而當其衝。遘疫三晝夜而亡。後母於儂父病時。初弗以告儂。迨及彌留之際。始飭人來囑儂返。儂以得翁姑之許可。含淚而歸。則故廬無恙。而儂父已不及其生女之返。一瞑不視。陳尸榻上矣。後母弱弟。方撫尸而哭。儂以儂家之所恃者。僅儂父一人。弱弟年事猶幼。安足以語家人生產。今儂父一旦拋却而去。以追隨儂母及外祖母於地下。賸得孤兒寡婦。後事何堪設想。儂以親生之女。後母不以病聞。使不得侍奉湯藥。以稍盡其爲女之心。并不獲受儂父臨終之顧命。過門臨別。卽爲父女永訣之時。此際歸來。旣已咽喉氣絕。湯無續命。香乏返魂。雖萬喚千呼。而一不儂應矣。傷心慘目。泣血椎心。爲之一慟幾絕。終且暈去。經好事者灌以薑湯。始得更蘇。及儂父殮時。儂復縱身

欲入而旁觀者爭相勸阻不得死在他人視之必且謂儂之此舉必出於矯揉造作未必固有此心也殊不知阿儂以憂患餘生歷盡人世間至不堪至痛苦之境劇痛在心難以自解且亦自知命薄終無後福之可言久已無意於人世患在死不得其名今以殉阿父而死亦既名正言順誠不如追隨阿父阿母於地下之爲愈也而人終不我諒致不克竟其志亦大可憐矣儂父在時持籌握算辛苦一生積得汗血資不下二千金在理宜豐其衣衾棺槨以慰死者於地下而盡生者之心也而後母以爲從此家中無生利之人生計必日以艱窘而一已之瞻老需資弱弟之教養需資不可不綢繆未雨先事預防也於儂父之衣衾棺槨以及一切喪葬之費無不悉心籌畫力求節省人言藉藉謂不若儂母喪葬時也親戚故舊亦有非議其後者而後母不之顧也儂以久處後母虐政之下怵於威力雖心知其非亦不敢有所爭卽爭亦無益適足重招後母之怨尤耳草草成殮桐棺三尺黃土一抔了却儂父一生儂誠不知後母果何心

也。儂雖隱忍不發。而茹痛在心。無可告語。惟有向阿父在天之靈。恣情一哭。以稍殺其怨憤之氣耳。返視弱弟。則年事雖已逾十齡。而孩氣猶昔。睹後母及儂哭。則亦隨之而號。淚眼未乾。不轉瞬而嬉笑如恆矣。初若不知人世間有悲痛事者。儂見其如此。尤覺傷心。然亦無如之何也。比及儂父喪葬既畢。復含淚別後母弱弟而歸於未婚夫婿之家。以度我可憐之養媳婦生活。

第九章 養媳婦之委曲求全

儂自遭父喪而後。心中更增一層悲痛。然亦不復敢於怨天尤人。以爲儂固生成薄命。應受種種磨難。或者前生作惡。今世理宜受此報施。痛苦之事。接踵而來。續續無已者。亦以儂前生之罪惡既深。報施未盡所致耳。儂又焉可生其怨望。以自增罪戾。籌思至此。反覺心志寧貼。恩怨悉泯。而於翁姑之虐待。小姑妯娌之欺凌。視爲事理之所當然。足爲阿儂消磨災晦。多受一分痛苦。卽多還一分孽債。皮肉上雖時受痛苦。而精神上反覺愉快。惟恐痛苦之不多。至孽債之

償不清也。是以翁姑雖虐待儂，小姑妯娌雖欺凌儂，而儂終低首下心，逆來順受。悉以至誠摯之善意報之。舉凡家事田事一切操作，苟有暇晷，無論其儂之體力勝與否，必且試爲之。先人而起，後人而睡，勉自策厲，不稍貪惰，以爲苟儂之精力竭而病，或病而至於死者，亦儂之命宮中所先定，而儂之孽債清償矣。是以遇事輒能自奮，而力亦如可暴長，且終無病時。如是者久之，翁姑從旁靜觀默察，亦漸爲感動，稍稍加以憐惜，而不復如從前之動輒加以撻鞭矣。卽儂之寢處亦已更易，自雞埒之側，遷至小姑臥房之外，并爲設榻置被褥也。稻草與敗絮已與阿儂宣告脫離矣。且日給以櫛沐及洗滌衣服之時間，亦許自製鞋襪，登之足上。儂於是乃不復如昔日之蓬首垢面，塵污滿身，而跣足露脛矣。儂之妯娌與儂之小姑，見翁姑之垂儂以青眼也，復感阿儂之待以至誠，初無詐僞，亦且心回意轉，稍稍引儂爲伍，而不復進其讒言於翁姑及未婚夫之前。以欺凌阿儂爲能事矣。儂受寵若驚，竊恐薄命之人，一旦受人憐愛，受人擡舉，

而無福消受也。益自警惕。思所以見好於翁姑妯娌小姑者。惟恐不仁。至而義盡也。於是益得翁姑之憐惜。益受妯娌小姑之推愛。私計儂猶是也。昔日之媒孽儂者何多。今日之憐愛儂者何驟。豈儂前生之宿孽已償。今世之報施已够。從此苦盡甘來。將令儂穩度安樂之歲月。得享人生之樂趣乎。其然歟。豈其然歟。儂之未婚夫婿於此亦且自生其悔心。如悟既往之非者。時或退而就儂。乘間供其情愫。儂亦報以美意。且披肝瀝膽。婉轉陳辭。勸其稍自檢束。勿徒從事於賭博飲酒。而致力於家人生產。以博翁姑之歡心。而爲後日地也。渠亦自陳知悔。立誓改行。果不儂欺。從此悉力事田。并及家事。卽有暇晷。亦復杜門不出。茶寮酒肆。且絕其足跡。翁姑於此更深喜悅。以彼此年事旣長。儂之未婚夫婿已十七。而儂亦十六。謂將於翌年之冬。爲我人涓吉成婚。而儂之未婚夫婿情竇旣開。邇來與儂之情好復篤。若有迫不及待者。然屢以非禮耍儂。儂每設辭以婉却之。謂儂身旣已屬郎。何必爭此遲速。萬一事機不密。一朝洩漏。授人以

終身話柄。幸勿以愛儂者害儂也。渠雖非不能諒解於心。而終有所未洽也。旋渠復以是要儂。謂愛之既深。求之尤切。情芽怒茁。雖欲加以遏止。而無從。苟再不之許者。必且思極而病。病而甚者。更非藥石之所能愈。卿雖愛我。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於心忍乎。儂處此。乃有進退維谷。左右爲難之苦。尤之耶。於理實有未當。事苟聞於妯娌小姑。而資爲話柄者。終爲阿儂終身之玷。羞人答答。其將何以爲情耶。苟却之。而渠固病者。或不幸而言中。竟遭不測。則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儂亦何以爲情耶。嗚呼難矣。儂實無可置答也。而渠則迫之不已。不自覺其情之急。而辭之哀也。在儂已無復有推却之餘地。推却之毅力。私計儂身終且屬郎。苟終靳之者。卽或不至於病。亦且失其歡心。儂復何吝。以爭此遲早間耶。遂亦靦然默允。曲意以就之。孽哉。

第十章 養媳婦之割股療病

儂以生來命薄。受盡萬般苦惱。一旦得翁姑之憐惜。妯娌小姑之推重。未婚夫

婿之戀愛。方謂前生之孽債已清。今世之報施已够。從此厄運告終。苦盡甘來。欣逢順境。來日方長。儂且得以過快樂之光陰。享人生之樂趣。結褵而後。夫婿多情。瑟琴靜好。偕老百年。天之與儂。誠不可謂不厚也。焉知好境不常。如烟雲之過眼。瞬也卽逝。昔日之慘痛。歷歷猶在心頭。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儂有以知所謂孽債者。猶未清償。報施者亦未够受。苦盡甘來。僅屬一時。後日之痛苦。猶未可限量也。儂與未婚夫。婚禮既已有期。以雙方之情愛。既篤。日盼婚期之屆。猶我輩農人之望歲。有急不及待之勢。凡此心理。竊恐普天下少年男女。在將結婚時所共有。不獨我們倆然也。初不足爲我人病。亦無所用其諱言也。豈知我人希望之心愈殷。而失望亦甚。求之愈急。而得之愈難。欲速則不達。好事將成。罡風驟起。婚期未屆。而儂之未婚夫。婿病矣。初僅感冒耳。繼以寒熱。日必一至。類似瘧疾。爲勢亦微。翁姑不以爲異。儂亦未以爲意也。豈知久而弗愈。勢且轉劇。翁姑乃爲延醫於鎮中。醫言內熱既盛。外邪襲之。致有此象。藥後得汗。

愈矣。而藥則數投弗效。熱亦弗退。於是一家惶駭。儂尤焦灼。求神問卜。無所不至。而病勢終未稍減。且轉劇也。熱盛時昏不知人。神志糊塗。嚙語不休。見神見鬼。爲狀尤險。家人環守。湯藥雜進。終無應驗。如是者匝月。翁姑妯娌大伯小姑等。既須操勞家事。益以力田。復僕僕於藥爐茶竈間。莫不心力交瘁。疲莫能興矣。阿儂雖婚禮未成。名分未正。拘於習俗。理應遠嫌。而時會至此。有不容有所拘泥者。奉翁姑之命。亦在侍疾之列。目睹未婚夫婿危殆之狀。憂思爲之團結。恨不能以已身代之。去婚期日近一日。而病勢亦日增一日。未來之洞房。藥爐茶竈。參雜其間。乃作病室之點綴。而儂之未婚夫婿者。且偃臥呻吟於病榻之上。以病勢既重。越時既久。精力消弱。元氣損傷。已形消骨立。無復有生人之狀。此情此境。儂其將何以堪。時當仲秋下旬。月圓節過一夕。夜既過午。家人都已疲憊不勝。暫往黑甜鄉。覓好夢以圖休息。病室之內。惟留小姑及儂。爲儂之未婚夫婿伴。阿儂於此。衣不解帶者亦已彌月。小姑以倦極。隱几而臥。儂之未婚

夫婿以體力既虧。入晚而後。虛火上升。頰赤如受火炙。眼珠亦作殷紅色。喘氣不息。雜以呻吟聲。爲勢且弱甚。有以知其病中之痛苦烈也。儂獨坐病榻前。中心輓轡。難以自己。思所以愈其痛苦之方。終束手無策。徒自憂急。亦復於事無補。竊念古有割股以療疾者。至誠足以格神明。感上蒼。儂之未婚夫婿於此。既有百藥罔效之慨。儂割股以進。或可以瘳之。阿儂之受痛苦多矣。些些皮肉上之痛苦。固未以爲意也。籌思既定。反自怪未早計及。若割股之事。果有效力。阿儂何竟夢夢哉。及今思之。不無餘痛。儂乘小姑磕睡之際。躡足而出。置一小桌於庭中。陳燭盤與炷香之爐於其上。燃香及燭。復取得并州快剪及磁罐各一事。以爲之備。時則殘月一鈎。方止乎中天。窺人雲隙。秋風微起。拂燭焰閃爍。彌定燭淚點滴。如爲阿儂寫照。儂爲未婚夫婿默禱於天。祈彼上蒼。護佑儂之未婚夫婿。得以安然無恙。并謂儂願身代。伏地叩頭如搗蒜。旣已捲起左手之衣袖。以口噙臂肉。令墳起。取并州剪。就磁罐上力剪之。肉立墮。罐內血湧出如燭。

淚急以巾裹之。初亦弗覺其痛。將小桌等收拾一過。攜磁罐而入病室。小姑猶濃睡未醒。亟注水於罐。就藥爐上沸之。以飲我未婚夫婿。渠方渴甚。一飲而盡。初亦未知其心愛者之割股以進也。傷哉。

第十一章 養媳婦痛未婚夫死

儂以未婚夫婿之久。困於病。藥石無功。而勢且危殆也。不得已祈禱於天。求以身代。并割臂肉以進之。以爲如是而後。可以上格天心。暗加護佑。而病得轉機矣。焉知薄命人之誠意。殊不足以感天心。臂肉之湯入未婚夫婿之口。雖飲至無餘瀝。而終如石沉大海。絕無應驗之朕兆也。未幾病益劇。熱亦益甚。目赤而上睽。唇黑而頰作紫褐色。翁姑雖遍召鎮中名醫。同蒞會診。亦竟相顧束手。世無盧扁。醫乏華陀。儂之未婚夫婿。終以一病不起。蓋棺之日。去結婚之期。僅及半月。嗟乎。人謂小青薄命。而儂命更薄於小青。儂母以產儂而亡。儂之未婚夫婿。復不及娶儂而死。儂誠不祥人哉。結婚之鼓樂未聞。傷死之哀聲已起。儂之

未婚夫婿既捨儂而長逝。儂復何所依歸。死者已矣。生者其何以堪。儂後半世之孽債。復於以勾起。翁姑於未婚夫婿喪葬既畢之後。垂涕揮淚以語儂曰。我子福薄。殊不足以耦姑娘。致不克成禮而死。在姑娘名分未定。猶是女兒身。理宜及時歸去。別締良緣。以爲終身之靠。姑娘居此有年。婦德無虧。至堪嘉許。而事至此。無復有再留姑娘之理。我人惟有以息女視姑娘耳。阿儂聞語。如利刃之刺入心坎。痛苦至難名狀。自未婚夫婿死後。淚眼本未有乾時。至此乃復如泉湧。長跼於翁姑之前曰。儂以薄命。致未及成禮而喪其所天。雖未實至而已。名歸薄命如儂。幸福早已置之度外。願得依女子從一而終之義。終養此間。儂心匪石。決不願別抱琵琶上他舟去也。幸長者憐而許之。苟其不然。願以血濺階石。以了此生。言已竊窺翁姑狀。如無許可意。欲起覓死所。爲妯娌小姑所阻。不得死。翁姑謂儂志非不可嘉。特於理實無當。亦非不欲勉如儂意。以成儂志。徒以儂而在者。益足以傷翁姑之心也。以故終不容儂守。卽日延媒妁至。并另

雇筍輿以送儂返輿中并以小姑爲件以防不測儂乃不得死亦不得不歸矣。臨行拜別翁姑於堂上二嫂送之門境既悽絕莫不淚下如雨。雖欲道聲珍重而泣不成聲矣。嗟乎猶憶阿儂初過門時泣別儂父以爲已極人生之慘境焉。知固有甚於什百千倍於此者在也。從茲一去永無再來之時使儂之未婚夫婿泉下有知其中心之悲痛不知更作何狀。魂兮歸來遍覓阿儂不得更不知作何感想也。與小姑共處輿中涉想及此悲痛無似不復知其存身何許矣。既抵家門終亦未覺一任小姑之牽引而入。及睹後母弱弟且念及儂父儂母身世淒涼幾重憂患疊上心頭不禁搶天呼地放聲長號更不知是血是淚終復暈去。後母小姑急加灌救逾久始蘇儂有可死之道欲死者屢矣而終苦不得死儂一日不死卽痛苦一日未盡不令阿儂死者非愛儂實害儂也。小姑見儂醒亦復揉其淚眼力加勸慰後母亦假作慈悲頻加慰藉復恐有所不測挽小姑伴儂一宵實則儂之悲痛既深且劇斷非片言之所能解亦斷非一夕之所

能忘。雖有決死之心。必須死得其道。死得其時。死得其名。時機既過。雖死而無益矣。儂之視生。如囚徒之處囹圄。儂之視死。如囚徒之得恩赦。彼蒼蒼者。實執刑之官。彼執刑之官。以儂之罪惡既深。儂之刑期未滿。在法不容輕恕。故不予恩赦也。儂之求死。猶囚徒之求越獄。法網森羅。亦不可得而能也。

第十一章 養媳婦深暗自抱痛

儂自未婚夫婿家返後。以胸中之慘痛。既愈積而愈多。愈久而愈劇。且以待未婚夫婿之疾。衣不解帶者。至匝月之久。精力既已大傷。神志亦以萎靡。淚枯血竭。消瘦至無人狀。小姑去時。復增一番慘痛。是以翌日即病。口枯舌燥。頭涔涔然。如載巨石。雖欲強起而弗可。後母之於儂。雖不復如從前之加儂以虐待。臨儂以疾言厲色。然窺其意。終有所不慊於儂者。然非其所生。異心自具。天下之爲人後母者。大概皆然。初不足爲儂之後母責也。渠見儂之病也。亦曾以醫藥爲問。儂婉辭謝絕之。儂求死之心。綦切。惟恐其病之不速。病之不甚。死之不驟。

也。固病而至於死者。則一瞑不視。心頭之痛苦俱消。從此脫離苦海。追隨儂父。儂母及外祖母與未婚夫婿於地下。敘天倫之樂事。不亦大快。豈有既病而復需醫藥以求速愈。而增其痛苦之理。然而阿儂終不死也。豈病魔之於人。心至惡毒。欲求生而乞靈於醫藥者。必不令生。欲求死而屏絕醫藥者。反不令死。與病者之心理相背道而馳耶。若然則世固可以無醫藥。否則何儂父與儂之未婚夫婿。無不既病而藥者。終且不起。儂之病而弗藥者。終且不死也。豈醫者之術未精歟。抑人之壽命有定數。而不可以強歟。儂終百思而不得其故也。天乎難測。神乎難明。儂欲搔首問天。而天終弗以語儂也。儂病中殊苦念未婚夫婿。渠亦時來就儂。時則狀殊歡樂。時則面現憂容。歌哭至無定時。儂見其歡樂。則亦隨以歡樂。見其憂戚。則亦隨以憂戚。然而夢也。夢之爲時甚暫。一覺醒來。卽失其所在。此身仍孤處。形單而影隻也。每爲之心痛而淚落。儂殊願與未婚夫婿同其歡樂。同其憂戚。苟儂而與之共者。卽憂戚亦歡樂也。夢亦不佳。儂恨不

能常夢。不能一夢而不醒也。益有說者。夢中之未婚夫婿。其真耶。抑僞耶。豈其死後有知。未能忘情於儂。藉其靈魂以顧我於夢中耶。抑由於儂思念之深。腦力既弱。神志模糊。致幻爲夢耶。是則儂又不可得而知矣。儂之病不及半月而愈。人恨其病之爲日久。而儂則嫌其病之爲日短。且惡其病而不至於死也。儂之病愈。非儂之福。實儂之大不幸也。儂之病愈。而痛心之事。復接踵以至矣。後母頗具姿首。性非貞潔。儂父歿時。年方三十。半老徐娘。猶饒豐韻。風情猶昔。豈甘獨守空幃。以拘於禮法。未便蟬過別枝。而此心蕩漾。終復難以自持。蛾眉淡寫。素服雅粧。修飾亦復不惡。於金烏西墜之時。挈弟而出。斜依門次。顧盼含情。以招引游蜂浪蝶。比鄰有某甲者。登徒子之流亞也。見而悅之。兩心相印。日語眉挑。未久而賓爲入幕。明去暗來。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早已穢德彰聞。醜聲播鄰。而後母掩耳盜鈴。惟歡樂之是圖。不稍顧忌。儂初以遠次鄉僻。未有舉以告知者。返後卽以病臥。蟄居一室。亦未見若何動靜。雖其衣飾動止之間。容有未

當。然。好。惡。人。之。天。性。難。以。強。同。故。亦。不。疑。其。有。他。及。儂。病。愈。之。後。一。夕。夜。已。近。午。儂。以。憂。思。撩。亂。轉。側。弗。能。入。夢。而。口。燥。欲。飲。殊。不。可。耐。因。披。衣。以。起。擬。就。厨。下。烹。茶。儂。之。臥。室。與。後。母。之。臥。室。猶。有。一。間。之。隔。初。不。連。續。儂。深。恐。驚。醒。後。母。及。弟。也。輕。啟。臥。室。之。門。使。無。聲。響。躡。足。而。前。擬。往。厨。下。經。後。母。臥。室。外。驟。聞。後。母。與。男。子。笑。語。聲。聲。雖。弗。揚。然。歷。歷。可。辨。初。猶。以。爲。儂。弟。也。顧。乃。弗。類。細。聆。之。則。語。涉。穢。褻。令。人。顏。赧。儂。乃。恍。然。心。中。驟。起。無。限。辛。酸。頭。目。爲。之。暈。眩。體。亦。爲。之。搖。曳。欲。仆。幸。得。力。自。鎮。定。而。免。以。爲。後。母。不。德。有。此。穢。行。足。以。貽。羞。門。楣。而。有。餘。使。儂。父。泉。下。有。知。日。且。弗。瞑。矣。儂。以。分。屬。母。女。未。便。聲。張。且。恐。投。鼠。忌。器。足。以。召。禍。更。不。敢。稍。有。聲。響。致。所。警。覺。亦。不。欲。再。往。厨。下。急。躡。足。反。身。而。歸。入。儂。之。臥。室。輕。掩。其。門。仍。使。不。稍。露。聲。響。以。茹。苦。在。心。和。衣。臥。榻。上。蒙。被。抱。頭。哭。失。聲。

第十三章 養媳婦之含痛再嫁

儂於後母之不德。在禮既不能加以干涉。在勢又未便聲張。此中黑幕。雖已瞭然於心。亦惟有假作癡聾。以不聞不見處之已耳。於後母之前。佯作木然未之知狀。不敢稍存異念。使不滿於後母之意。流露於外。而啟其疑也。以爲夫如是而後。可以免於禍矣。焉知其不然。儂於後母之穢行。雖不加以妨礙。而後母謀儂之心。固甚急也。良以儂之家中。本耳目無多。自儂父亡後。後母更以節省爲名。將所雇僕婢。悉予辭去。依膝者僅弱弟一人。是以於此污節敗名之醜行。得以肆意胡行。而無所顧忌。今者阿儂以未婚夫死。一旦翩然來歸。在後母心中。驟多耳目。雖未加以如何之指摘。終覺窒礙滋多。於已殊深不利。况素以眼釘目儂。排而去之。在勢亦不容以稍緩也。去儂之方。舍迫令阿儂再嫁外。無他圖。此心此理。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阿儂苦矣。儂自未婚夫婿死後。卽視人生如畏途。舉凡一切人生之希望。早已隨儂之未婚夫婿埋葬於一抔黃土之下。雖偷生人世。而心如旣死之灰。決無再燃之理。誠以翁姑不容儂守。不得已而

歸之儂家。憂患餘生。惟祈速死。焉知後母之終不我容。不我諒也。未幾而媒妁登門。可怕之另字消息。又不幸而傳入阿儂之耳鼓矣。儂聆此消息。如囚徒受死刑之宣佈。幾爲暈去。稍自鎮定。含淚以見後母。長跽其前。歷訴所苦。謂兒命至薄。實無福以受他人之憐愛。自未婚夫婿云亡。早已無意於人世。徒以求死。不得。苟延殘喘。命中之孽債重重。所受之痛苦。已極人死之慘。豈甘再墮塵海。蒙再嫁之名。母固愛兒。當思有以保全之。不令再爲馮婦。另事他人。以丫角終。則兒之願也。儂雖披肝瀝膽。懇切陳詞。而後母鐵石心腸。於中無動。終不之許也。謂儂之於已死之未婚夫婿。雖已過門。實猶未嫁。翁姑既不容儂守而令歸。豈有不嫁之理。天下之爲人女。望門而寡者多矣。未有固執不化如儂者。爲未婚夫婿而守於理。殊未當也。孰得而議其後哉。且男大而願爲之有室。女大而願爲之有家。爲普天下爲人父母者。應有之心理。應盡之天責。後母雖非生儂之人。然忝爲儂母。又豈忍儂以丫角終耶。況在母命。又豈可以逆。逆則不孝。固

無所用其執拗也。其詞嚴。其理正。雖其心不可問。而阿儂於此固無可加以辯白也。隱痛在心。殊難自吐。擬以一死了之。而死之時機既過。此非可死之時也。實則儂苟於斯時而死者。亦復可以減其痛苦。死豈有時機之足論耶。遷延不死。終鑄大錯。或者世人於此。猶且謂儂有貪生怕死。以冀徼倖於萬一之心者。然而冤也。後母既不容儂守。遂擅作主張。將儂另字。未幾而受聘矣。未幾而合。盥有期矣。去阿儂之自未婚夫婿家歸。猶不足半年也。迨夫行婚期屆。鼓樂聲中。彩輿臨門。而儂心復大痛。以爲此非儂之未婚夫婿家之鼓樂與彩輿也。何爲而至此者。儂惟儂之未婚夫婿是夫。而儂之未婚夫婿既死。豈甘更事他人。儂有不嫁不往之決心。而莫由自主。後母且加敦促。謂吉時且至。不容稍緩也。在儂視之。所謂吉時者。實儂之惡時也。何吉之有。而旁觀不諒。假意殷勤。爲儂盥漱。爲儂櫛沐。爲儂敷粉。爲儂塗脂。爲儂易粧。使滿身縞素之阿儂。一變而爲錦簇花團。然而儂之外觀。他人得而加以更易。儂之心。則他人無可得而加以

更易者也。束裝既竟，復經好事者，攙扶登堂，送入彩輿，而阿儂從此復多一重孽障矣。儂所乘之彩輿，實愁雲慘霧之鄉也。悲夫。

第十四章 養媳婦之忍辱大歸

儂坐彩輿中，導以鼓樂，聲至喧鬧，震耳欲聾。儂細辨之，其中如含有悽惋之音，如怨慕，如泣訴，聲聲刺入儂之耳鼓。大類儂前度之未婚夫婿聲，若曰：我固愛卿，卿固言亦愛我者也。而今何如哉？豈將以昔日之愛我者，移愛他人耶？卿試捫心自問，其將何以爲情耶？朝秦暮楚，卿豈亦如無恥女子之楊花水性耶？卿將何以自解？卿將何以慰我於泉下？我向以卿爲賢淑之女子，及今思之，我目盲也。我誤矣。我誤矣。我死不瞑矣。嗟乎，儂固愛前度之未婚夫婿者，儂固願爲前度之未婚夫婿守者也。儂無力以抗拒外來之魔力，儂無術以自全，令竟再嫁矣。儂殊無以自解，儂殊無以爲情，儂殊無以慰儂前度之未婚夫婿於泉下。宜乎儂前度未婚夫婿之弗儂恕也。可憐者阿儂與儂前度之未婚夫婿也。儂

於此又且心傷而淚落矣。未幾鼓樂聲中。復益以爆竹聲嚮。而彩輿已抵儂之後夫之門矣。儂如待決之死囚。任人牽拽而出。以行此背心之婚禮。與儂之後夫交拜也。廟見也。送入洞房也。一任他人之播弄。儂終以不知不覺視之。賓客盈門。爭看新婦。競加獎贊。謂眉如何其修也。目如何其妙也。額如何其瑩潔也。頰如何其艷麗也。體態如何其娉婷也。凡此謾詞。在他人聞之。必且以爲可喜。而儂殊以爲可悲。儂意舍儂前度之未婚夫。婿而外。更不願再受他人之憐愛也。是以儂危坐繡榻之上。如坐針氈。頗有一刻難安之勢。迨夫夜靜更深。酒闌客散。而儂之後夫微步而至。端相阿儂。日光灼灼。色然而喜。呼以我愛。垂問殷殷。儂以中心既未能忘情於前度劉郎。終覺他人爲可憎。悲感既深。何來情緒。處此更覺難堪。恨不能插翅飛去。渠以儂爲畏羞也。初不爲怪。儂誠無術以自免。惟譬之既死。任人宰割已耳。却扇而後。渠以儂非完璧。斥爲無恥。儂以隱情莫訴。難以置答。惟自嗟薄命。苦念前度之未婚夫婿耳。既喪所守。復蒙不潔之

名天下痛心之事。更無逾於此者矣。此非前度未婚夫婿之不情。亦非後夫之薄倖。實阿儂一人之薄命。有以致之也。後夫既以儂非完璧。遂不復齒及儂。從此同牀各夢。有夫婦之名。而無夫婦之實。儂亦不欲求其諒解。以冀挽我厄運。各以秦越視之。如是者匝月。事聞於堂上。翁姑赫然怒。遂下令大歸。召後母至。告以故。後母詢儂以實。儂實無辭對也。俯首而默。後母亦不之怒。不之責。促儂歸去。儂早已置死生於度外。於此更不復有自裁之意。以爲儂之孽債既多。且烈。天必責儂以清償。苟卽此而死者。猶將及乎來世。曷若逆來順受。處以泰然。俾儘此一生。將種種孽債。悉數清償。以免來世之再受痛苦。是故雖以身爲棄婦。行且大歸。反無戚容。以及痛哭之狀。然而蓮子心苦。又豈他人之所能知者。

第十五章 養媳婦因中計墮溷

儂既作馮婦之下堂。隨後母茫茫然歸。後母亦殊未加以何等之詰責。儂方以爲怪。而不知後母之於儂。固已成竹在胸。而別具肺腸也。儂大歸後之三日。後

母忽藹然以語儂曰。兒之苦心。在爲儂母者。無不可加以諒解。然以大歸之女。居住家內。終且有玷門楣。諸多未便。儂有妹。卽兒之姨母也。嫁滬濱爲商人婦。饒有資產。而艱於生育。膝下乏承歡子女。儂意明日伴兒前往。使兒寄居彼間。姨父姨母。性均慈祥愷悌。兒苟能得其歡心者。則寄居彼間。當樂甚。卽或不然。亦可以歸也。儂以入世未深之一弱女子。何知狡詭。安識人心。且以身爲棄婦。雖心實無他。終難免爲知者所指謫。遠離故土。正復大佳。遂點首無語。而不知已墮後母之術中矣。翌日後母招一鄰媪爲伴。挈儂及弟。買棹至某輪埠。乘輪到滬。歷一日夜而至。登岸而後。後母謂姨母家住某處。以人地兩疏。不知相去固幾許。擬先宿逆旅。從事探訪。然後前往。因往某旅館暫住。託同行之媪出外探問姨母住處。歷炊許而返。儂殊訝其速。然亦不疑其有他。今而後始知媪者。實蟻媒而老於滬上者也。後母旣得媪之反報。卽雇街車二輛。後母與儂弟共。而儂與媪偕。各乘其一以行。中途儂以後母之車在後而反顧。則已失所在。舉

以叩媪。媪謂當假道他道以行。至則一也。儂猶信以爲眞。及車入某弄。抵一
 門首而止。媪挈儂下。給車夫以資。謂儂曰。此卽若所欲至之姨母家也。儂詢以
 後母及弟安在。渠則對曰。或者渠等已由他道先至。苟其否者。亦必行且至矣。
 儂乃無語。隨之而入。見有短衣窄袖之男子。數可六七。方團聚作葉子戲。喧嘩
 吵鬧。絕無肅穆之象。儂頗以爲異。媪則視若無睹。逕挈儂登樓。樓中陳設至佳。
 一半老徐娘。翹一足南向坐。旁有雛髮覆之小鬟。爲燃火吸煙卷。口猶喃喃詈
 不已。睹其狀。殊非好相識。而媪則語儂曰。此卽若之姨母也。儂大疑然。不得不
 姨母之矣。所謂姨母者。僅微頷其首。亦不問儂以後母之何猶未至。來滬之已
 有幾日。儂乃大惑。如墮五里霧中矣。彼半老之嫗。於儂既未有所詢問。而舉其
 尖利之目。相儂身殆遍。既已拉媪至旁室。作喁喁語。如不令阿儂聞者。有頃而
 出。儂復詢媪以後母及儂弟所在。媪亦作焦灼之狀曰。何猶未至。豈車夫不識
 途耶。所謂儂之姨母者。亦乘機以言曰。汝盍往視之。媪諾下樓而去。然從此不

復至矣。儂有以知後母本與媪通。騙儂來滬。鬻入娼寮。得資以歸耳。他人之女。非其骨肉。何妨推而入火坑而已。則受其惠也。所謂姨母者。初非固有其人。半老之嫗。實此中之鵠母也。當其時。儂何知哉。儂坐待後母與儂弟及媪。久久弗至。因呼姨母而問之。而所謂姨母者。作冷峭之聲曰。汝猶望汝後母之至耶。我今明以語汝。汝之後母。已鬻汝於此間矣。儂以汝之面首不惡。以二百金之代價。購汝。汝靡頂至踵。悉爲儂有。儂非汝之姨母。而今而後。直宜以母呼儂。舉凡一切言笑動止。均須聽命於儂。惟儂命之。是從。苟不如教者。有此間之規例在。褫去衣褲。裸而笞無算。此非由於儂之心。很毒異常。人須知二百金數。實非細。儂爲衣食計。不得不然也。汝年既長。於儂語當可瞭然。須識之於心。毋使遺忘。苟撻儂怒者。笞無赦。莫怪儂之無情也。汝其慎之哉。言已。更作冷笑。聲悽以厲。足令聞者心悸。儂聆其語。如身墮冰窖。遍體爲之麻木。幾不復知其方置身於何許。儂從此復由棄婦而墮入風塵。作墮溷之花矣。孽債重重。未卜還清於何。

日嗟乎。使儂父及未婚夫婿果死而有知者。目真不瞑矣。

第十六章 養媳婦得力拔從良

儂以大好女兒身。爲後母所賣。一誤再誤。周轉墮落。每况愈下。茲且墮入烟花隊裏。作賣笑生涯。路柳牆花。任人攀折。豈復有斯些之人格耶。言之痛心。思之髮指。而儂直逼處此。雖心有所不甘。而鴇母之立法綦酷。監守復綦嚴。使不從不得。求死不能。終且就彼範圍。聽彼驅策。爲彼作搖錢之樹。而後已。蓋身入火坑。雖欲自主而不得。欲擺脫而無從也。此中之可憐蟲。莫不然。儂復何以異於。是鴇母之於儂。食以高粱。衣以文繡。澤以脂粉。在他人處。此或爲物欲所炫。而覺其可樂。儂則飽經憂患。絕意浮華。舉凡一切衣食之美。處境之優。均不足有動於心。於此更以火坑視之。彌覺其可痛也。況以步履之微。偶一不慎。則詬斥交加。曰。是烏足以媚人哉。片言之細。稍一不當。則鞭笞立至。曰。是烏足以悅人哉。嗚乎。鴇母之所以參養儂者。固爲媚人悅人。以刮奪金錢地耳。人生至此。身

世寧論身入樊籠。豈復可以自主。同居有姊妹花二人。莫不煙視而媚行。醜態畢露。客至則捧膝低頭。無所不至。鵠母常指以示儂曰。汝而能是者。則我將寶愛之。惟恐不至。而汝之幸福亦無窮矣。苟其否者。則我亦有處。汝勿謂我之手段不辣也。儂雖不之願。而不得不從。因涕泣以承教焉。於是而鵠母喜。豐其衣飾。翠繞珠圍。燁然如貴家女子。更非儕輩之所能及。從此客之來者。莫不樂於就儂。枇杷門巷。車馬常盈。儂雖曲意周旋而行。與願違。終覺不堪其擾。茹痛在心。惟有背人搵淚而已。客既爭來就儂。甘詞美譽。洋溢一時。多至無可記憶。然而增一分身價。卽多一分賤態。深一層墮落。譽之者愈多。而儂之心愈痛。絞綃常濕。而枕函之底。淚痕斑斑也。客有某公子者。世家子也。富有資產。尤厚我。誠今世之有心人也。鵠母利其富有。囑曲意以媚之。并授儂以術。使吸取其金錢。儂心有所不忍也。以爲公子雖富有。而銅山金穴。終有盡時。鵠母貪得無厭。慾壑難填。敲骨吸髓。無所不臻其極。儂苟於此。而如其教者。則公子之破家。可立

而待竊爲公子危也。況儂以前生之造孽深重故。致今世之食報。如是其烈。苟再。以薄命下賤之身。使他人有破家之慘。則阿儂之罪孽。且益增矣。其可乎。因俟公子來時。乘間以斯意告之。并勸其速予絕跡。毋再戀戀於此。以自取其禍也。公子方迷戀於儂之色相也。聞儂語。初不之悟。反謂儂之不之喜。而思所以絕之也。故有此語。爲之大戚。儂乃自誓無他意。且涕泣而道之。於是公子悟矣。愛之既深。感之益切。遂以儂之身世爲問。儂初不欲以其傷心之歷史告人。以自傷其心。而酸他人之鼻也。故諱莫如深。而公子迫之不已。情殷意渥。有不容阿儂自己者。儂乃歷舉以陳於公子之前。無稍隱匿。公子聞之。悲亦不能自勝。而不自知其涕泗之滂沱也。扼腕而起曰。有是哉。以卿所歷。極人世之至慘。豈復常人之所能堪。誠今世唯一之可憐蟲也。卿既不忍坐視我之爲卿而破家。我又焉忍坐視卿之墮落而不救。出卿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之責。我又奚辭。卿當鑒其誠意。而許爲效力也。儂聞語。感極而涕。然以薄命之身。徵前懾後。終覺

無福以消受他人之憐愛。恐爲愛儂者累也。因婉辭以謝公子曰。公子之心。非不可感。公子於儂。亦仁至而義盡矣。儂非甘於墮落。儂非不欲出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也。徒以阿儂命薄。誠恐無福消受。且以蒲柳之姿。殘污之體。豈堪更事君子。蔦蘿薜荔。終難依松之蔭也。公子曰。不然。卿雖不幸。而至於墮落。然事可悲。其情可原。要不足以爲卿罪。我終視卿爲心地至純潔之女子。旣爲我力之所可及。終且有以致之也。遂有爲儂脫籍之議。而萬惡之鴇母。故加遏抑。索價殊奢。謂非萬金莫致。公子怒。挽強有力者。出而主持其事。卒以千金定議。儂乃得以脫離火坑。而不復作墮溷之花矣。

第十七章 養媳婦爲大婦偵知

公子旣以千金之代價。拔儂於淤泥之中。并貸金屋於某里之底。以貯阿儂。小樓兩楹。製爲西式。色澤猶新。四圍有琉璃之窗。純碧無纖塵之染。更護以茜紗之帘。室中陳式。亦復精絕。銅牀一架。懸以羅帳。覆以錦衾。舉凡一切衣櫥。几桌。

之屬。莫不精益求精。式尙西製。飲食之美。服御之華。亦無不各臻其極。且雇用僕婢。以供阿儂驅遣。儂如嫌其過奢。而公子則曰。不如是。殊不足示愛儂之摯也。儂知公子有家。公子有婦。儂欲求公子挈儂以俱歸。與公子之家人共處。願以婢妾之禮事大婦。而公子則以大婦善妬。爲量亦窄。儂苟歸者。必且遭其嫉視。受其凌虐。公子決不忍以愛儂者。苦儂也。儂固請之。而公子終不以爲可。公子之愛儂。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每當花晨月夕。儂與公子。或把臂談心。或駕言出遊。公子無在。而不加儂以溫存體貼。無微不至。儂侍公子。而後之歲月。可謂盡人世間之樂趣。堪稱美滿異常。舉凡以前所受種種痛苦。幾不復再容。阿儂之加以念及者。以薄命之儂。於歷盡千辛萬苦之後。而有此意外之幸福。亦復自覺其不倫。儂誠有以知其此幸福之不可以持久也。固也不及百日。而儂最後之厄運。又至矣。公子之大婦。娶自宦家。權勢赫奕。炙手可熱。性非柔淑。豈甘雌伏。公子於此。雖非懼內。頗有戒心。自娶儂而後。屢不歸宿。亦不令大婦

知也。儂以分屬妾媵，殊未便加以何等之勸告。惟乘機微諫之，而公子不以爲意也。卽公子歸時，其於大婦前之情愛，亦未免視前而異。遂以啓大婦之疑。於是彼大婦者，使命紛傳，分遣僕婢，以偵公子之行踪。公子亦早爲之備。每來儂處，必繞道而至。彼此婢僕，亦不使往來。就裏機關，亦殊秘密。是以得暫相安於無事。然而此中真相，究難終秘。友朋談述，戚族傳言，風聲洩漏。在所難免。未幾而入於大婦之耳矣。頓起酸心，波興醋海，頻致究詰。義正辭嚴，公子終不以實陳。而諱莫如深，以不堪其擾也。遂不復歸。大婦尤怒，有欲得而甘心之慨。然藏儂之所，大婦猶未之前聞，亦無如之何。更嚴責僕婢，訂爲賞格。從事大索。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而大婦乃知我人之所在地矣。儂與公子，方在情甜意蜜之時，醉生夢死，而不知罡風之已起於其後也。一日之晨，儂與公子，以昨宵自某影戲院歸，爲時已晚。酣然入夢，一覺醒來，已鐘鳴十下。盥漱未已，而叩戶聲已起。自門外以爲厨役或僕婢之早出購物歸也。初不之異。及門起而足音雜沓，如

人數甚衆者。且不聞問訊。直上樓頭。儂疑爲盜也。大駭。公子亦惶急。不知所措。及其既上。蜂擁而入者。首爲一衣服華貴。舉止闊綽之女子。鳳目含瞋。柳眉倒豎。後隨僕婢輩可六七人。儂既未之前睹。後在心慌意亂之際。初亦不知其爲何人。爲之愕然。而公子見之。面紅耳赤。頗現不安之象。儂於以知彼衣服華貴。而怒容滿面者。卽公子之大婦也。卽注茶於杯。捧之以進。而呼以夫人。執婢妾之禮甚恭。而大婦不顧而唾。奪杯於手。擲之地上。杯立散而水四濺。且斥儂爲下賤。戟指毒詈。揮媪婢摔儂而撻之。儂殊俯首不敢復動。媪婢且攘臂而前。公子叱止之。始束手不前。大婦乃嚴詞以責公子。謂苟不如其意。立將阿儂驅逐者。將訴公子於法。問公子以寵妾滅妻之罪。其勢洶洶。如有非此不休之意。公子理屈。殊無辭以對也。儂殊大不忍。急長跽於公子之前。垂涕而言曰。儂受公子厚恩。加以覆庇。靡頂至踵。無非出自公子之賜。儂非不知感。敢生貳心。特不敢以薄命之人。重累公子。儂固早有此心。早有此語。又豈忍公子之以儂而蹈

法網嗟乎公子從此辭矣。結草銜環誓之來世。公子則雪涕而頻搖其首。若弗以爲可者。儂殊不復顧。更反踞於大婦之前。曰。夫人息怒。容賤妾一言。妾於公子受恩深重。舍感恩圖報而外。心實靡他。妾又豈敢攘公子爲己有。今者妾當捐棄一切。如夫人之意。立去此間。誓不再與公子一共朝夕。神明在上。實鑒我心。惟妾猶有最後之請求。欲得一至短之時間。與公子話別。尙祈夫人憐而許之。寬容大度如夫人。想不致并此區區者而不之許也。大婦無語而怒已爲之稍斂。如已默許者然。儂最後之命運亦於此定矣。

第十八章 養媳婦終皈依佛門

儂以既得大婦之默許。卽再拜而起。將身上一切金珠鑽寶等飾物。悉爲除下。置之桌上。並易以樸素之衣服。含淚下樓。止於堂中。公子亦隨下。搵淚而言曰。事旣至此。言之傷心。余以堂堂七尺。不能終庇一弱女子。更覺慚汗。惟卿亦太忍。何竟以離異自承。苟其不然。或可徐圖補救。而今已矣。然此間所有。可爲卿

有苟再不足。可以益之。有我在。卿悉攜去可也。過此以往。苟有緩急。幸弗以外人視之。我非薄倖。必不坐視也。儂曰。否。艷容誨淫。謾贓誨盜。儂實不需此。曰。然則將何之。將何以自存。曰。薄命如儂。已歷盡磨劫。受盡苦楚。於世味都已嘗遍。視富貴如浮雲。置死生於度外。離此而後。將毀容改粧。浮沉海內。擇一清淨之地。以度餘生。蓋儂雖有家。而難以歸去。本擬投彼清流。以了殘生。誠恐今世之孽債未清。將補償乎來世。欲藉餘生。以爲懺悔地也。公子之深恩厚意。則阿儂心領之矣。別矣。公子善自保衛。幸毋以薄命人爲念也。公子聞語。悲不自勝。見儂已轉身欲行。揮淚而言曰。卿其暫駐。豈不可以一刻留乎。我終不忍卿之萍飄絮泊也。當思所以使卿得依歸之所。則我心中之悲痛。庶可稍減。苟其否者。終覺無以對卿也。其如人之謂我何。容我思之。姑徐圖之。蓋我於此際。心中旣慘痛異常。腦筋亦昏亂特甚。驟不得措施之策。卿其暫緩須臾。幸毋亟亟也。儂曰。不然。自古無不散之筵席。別離亦事理之常。今且在勢已不得不離。終須離。

別復何必爭此一刻。天實爲之。非人力之所能強也。且多留一刻。卽多增一分慘痛。蓋天下慘痛之事。無有逾於與其所愛者之別離時也。及其旣經別離之後。反覺事過境遷。而慘痛之心。可以稍減矣。公子曰。斯言痛哉。凡此情境。終我身莫之能忘矣。忽瞿然以起曰。得之矣。我爲卿得一依歸之所矣。且可以成卿志矣。雖其地枯寂如鬼宅。而境至幽僻。風景宜人。固人世一片干淨土也。今竟於無意間憶及之。若冥冥中有神明告之者。真可謂天緣湊合矣。然而可悲也。虞山之陽。儂去年舊遊地也。景物至佳。其地居民。恃耕種爲業。純樸有古風。去某鎮之北。不數里而遙。阡陌縱橫。民居寥落。中有古屋。孤處田間。尼菴也。以慈雲名。居此者。僅一老尼。法名了緣。貌旣慈祥。性尤和善。可爲卿伴。青燈古佛。雖絕苦生涯。卿或不嫌其岑寂。果有意者。我當覓一人爲伴。送卿前往也。至日用之需。在理我當致送。必使無缺。未識卿固於意云何。嗚乎。公子之爲儂計者。可謂周且至矣。皈依佛門。以爲阿儂懺悔地。誠所求之而不得者也。因自承己意。

并致謝。公子乃往樓頭。於僕婢中擇一半老之媪。即日伴儂登輪前往。臨行復以百金爲贈。儂雖欲却之。而公子不之許。儂乃向公子再拜。掩面扶媪而出。公子送之門。淚承於睫。及儂登車。公子且失聲而號。十步之內。儂猶聞公子之號泣聲也。過此則莫之能聞矣。嗚呼痛哉。

中華民國十年四月十月初版

養媳婦慘史(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特價祇收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總發行所上海
白克路九里
大陸圖書公司

